

【浮生世相】

井底蛙

□安宁

假期回家小住,见到的第一个人,是县城宣传部的某个文人官员,那个文人喜欢朝我吹嘘自己去过的那些城市,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等。他说:边疆城市至少比山东落后二十年吧?你干吗跑去那里工作?在那样的地方生活,多没意思啊!我安静听着,并不反驳什么,因为我知道,坐在面前的,不过是一只井底的青蛙,呱呱地叫得非常响亮,却不知头顶的蓝天并不是整个世界。

我并不讨厌这样的人,小城自有小城的生活方式,人们安于现状、自得其乐,未必比像我这样历经很多地方的人少了幸福。父亲就常常会问一些让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,比如他会问,你所在的边疆省城,估计没有咱们县城大吧?还认真地担心,在那么偏远的地方,吃不上青菜怎么办呢?而母亲在去过一次边疆城市之后,依然会自信满满地拒绝我想要为她买衣服的一片孝心,因为她觉得那里的衣服品位都是小县城里淘汰了的。我常常犹豫不决,在想要购买礼物给父母的时候,想到他们骨子里对边疆城市的不屑,让我觉得这份亲情也跟着贬了值。

我因此对小城又爱又恨,不想见到它,却又因为父母的缘故而不得不年年回家探亲。母亲有虚荣心,每次都心疼坐飞机费钱,可对别人提及的时候,却又一定很响亮地让人家听到,她的女儿是乘飞机而不是坐火车回来的,好像这样就提升了我的价值。我不介意,但小城的人介意,他们会用很夸张的语气表达他们的惊讶,也会在最合适的时候亮出自己的底牌,问在那么偏远的地方到底能挣多少钱,有没有买车或者买房。我像答记者问那样,学会了敷衍和圆滑。我原本是一个真诚坦荡又不慕虚荣的人,可是故乡让我学会了谎言,学会了在不那么光鲜的身上贴一些华美的亮片,以抵挡那些挑剔的视线和流言。

小城的人,是为别人的舌头活着的。就连已经走出了小城、原本可以更为自由轻松的我,也不免沾染了这样世俗的尘埃。起初我隐忍不发,后来我会忍不住护佑边疆几句,好像那里已经是我的故乡。一个人周围繁华的环境,比一个人本身的品质还要重要,这是从小城人的哲学里得出的结论。我去了三线城市,在故乡人的心里,也就成了不值得褒扬的第三类人,甚至这个三线城市连一个小县城也赶不上。尽管很多县城人一辈子连县城也没有出过,可是并不妨碍他们在井底守着一小片蓝天,却嘲笑蓝天上飞过的鸟儿的幸福。

相比起那些一只脚在县城外一只脚在县城内的文化人,我更喜欢与小城里的普通百姓交流,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,不会对边疆城市有不屑的概念,他们只会对一个通过读书走出去的学生充满了仰慕和敬佩,好像所有的外面的世界都是五彩缤纷的。他们安于当下的生活,对于我这样的人,他们也只是赞美一下,又去忙碌属于自己的人生。他们是小城中视线更狭窄的人群,却也因此并不羡慕外面的飞鸟,而只专心经营自己井底的真实生活。

如果一只青蛙走遍了整个世界,再回到原来的井底,它还能不能安于井下的生活?我常常这样想。像我这样从小城走出去,历经许多城市的人,再也不肯留在小城过井底的生活,尽管完全可以通过网络联系外面的世界。想来还是我的境界未曾抵达太高,否则,不至于计较来自小城文化人的高高在上的同情。

没有人会不在意自己的来处或者去处,所以,在某种程度上,我其实和小城里的文化人一样,有着井底蛙的视域和心胸。我对小城市人眼界的抵触,恰和小城市人对外面世界的鄙夷一样,是同样从“心”这口古井中出发,对别处生活的质疑与不屑、对自我生活狭隘的护佑。

原来自己从小城一路走出去,依然没有强大的内心世界,抵御这个庸常世界意味深长的一瞥。

说,能否帮忙找梅先生问问?刘兄答应得很痛快,说:改天看活动人少的时候,帮你问问。

不久,刘兄去看了戏,回来讲:“梅先生书的事,今天给你问了,他答应回去找找。”这让我非常感念刘兄。欣喜异常的同时,又有些不敢相信此事是真的,不敢相信梅先生真能答应这个请求,毕竟这些年求他签名的人太多,没想到他竟记住了我这个失聪的小书痴,也可能是刘兄对他讲了我收藏的不易,博取了肯定。但是多年经验告诉我,先生们都太忙,这种答应过的小事,如果不是立时能办,多半转眼就忘,能过夜的都不多。

没想到十二月的一天,刘兄与梅先生聚餐,梅先生居然真的把这本书带来了!就是在席上,梅先生说了那句令我难忘的话:“应承别人的事儿,就一定要做到。”然后当场在书上题字“刘中蔚先生留念 梅葆玖敬赠 2014.12.6”。书寄来后,我一眼看去不禁哑然失笑,这本书居然是梅葆琛先生所写,可见我曾读到的那篇文章,作者是写错了。但是,梅先生却未多一言,仍然不辞辛苦地把这本1994年就已出版的书找了来。这样的大家风范,令我感佩。这本书,连同请他签名的许多书一样,都会成为我永久的纪念。

长,他便去叫爸爸起床。然后他叫我去做饭,我说我现在想玩,不想做饭。他只得去叫爸爸做饭,爸爸服从了他的命令。

饭做好了,端上了饭桌。我看了一眼,说:“我想看书,现在不想吃饭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吃啊?”儿子急切地问我。

“反正我不想吃。”我故意捣乱。接下来的一些事情我也都跟儿子捣乱,儿子的爸爸则扮演了一个听话、顺从的角色,让儿子也感觉一下家长管理的效果。

一上午,儿子都不停地忙来忙去,我不干的事情他不得不自己去干。我还让他为我倒水、拿水果、找衣服,做一些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。

后来,他拿起一本书来看,就忘记了当家长的事情了。

我过去提醒他今天是他当家长时,他生气地说:“我再也不当家长了!”

“那谁当啊?我不想当,爸爸也不想当。”我故意说,让儿子明白当家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“你这会儿知道了吧?不管谁当家长,都是很累、很不容易的,所以,不当家长的人应该尽力地配合家长,是不是?不能光任着自己的性子来。比如你做好了饭,我却不肯吃,你就得再叫我,饭凉了,还要再去热。你是不是就会很烦?”

儿子听着,他感觉当家长真是很不容易的,他开始理解家长这个“职务”了。这以后,他在家里的任性就少了。

一样!”引得同去的朋友嗤笑:“那还用说吗?人家可是亲爷俩!”让我有些不好意思。不过,从那以后,我就爱管他叫“梅先生”了,毕竟是父子,长相、做派都一样嘛。

我失聪且喜欢藏书之后,京剧名家签名的传记收藏了许多,这些都是请北京资深戏迷刘兄帮忙才得到的。我藏书是很“贪”的,只要看到喜欢的书,就想拥有一本收藏。2014年读了一篇文章,看到作者说梅先生还写有一本纪念父亲梅兰芳的书,于是就到处搜索,想买一本,请刘兄帮助签名后收藏。可是遍寻之下,这书网上居然一点踪迹都没有。于是我非常好奇,聊天中对刘兄

是,在家里就不一样了,你有时什么手段也用不上,你得每件事情都考虑后果和影响。因为你爱孩子、爱家里的人,所以你就很怕伤害到他们,也很怕他们犯错,怕他们耽误事情,怕他们造成损失。爱,使你对他们负有责任,使你不能不管不问。而你管的时候他们又不听,又各有主张,你就会为此伤心、生气和无奈。但你还得管,因为你怕因为你不管而造成损失,而家庭里的任何损失都是会让你感到痛心的。

“是的。”儿子的爸爸也不得不承认,因为他有时就让儿子弄得很没有办法。

我边说着这些,边进一步认识着生活里这些难以逃避的问题,觉着应该想法解决好它们。

下午儿子放学回家,我就对他说:“你在家,是不是不愿意老是让爸爸妈妈管着?”

“不愿意,我喜欢自由。”儿子说。

“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管你,我管你,你不高兴,我也很费心的,我每天还有工作、写作、家务等很多事情要做。明天是星期六,不上学了,你说这样好不好,你这两天就来当家长,管着我俩和爸爸吧?”

“行,那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”儿子想得很简单,他也很想管管我们,让我们感受一下被管理的心情。

第二天,他就走马上任了。他在我醒来的时候也醒了,我提醒他今天是他当

梅葆玖先生的赠书

□刘中蔚



【藏书故事】

“应承别人的事儿,就一定要做到。”梅先生的这句口头禅,常常在我内心回响,一直不曾忘却。

梅葆玖先生最后一次说出这句话,是在今年3月21日招待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一行的京剧专场晚会上。这次行程早已定好,作为他2013年为“梅兰芳诞辰120周年”系列活动访日时福田康夫热情招待的答谢。为此,4月1日下午朋友圈开始流传梅葆玖先生病危的消息时,我还有些不敢相信,心想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,毕竟前几天大哥还和他一起看戏呢,就坐在正对着他的后排。

傍晚时分,朋友圈的消息又一次刷新。这次消息确凿,梅葆玖先生是午餐时突发气管痉挛,当时就昏迷住进了医院。他的病情严重,但是对外封锁了消息。又过了一天,说是赵葆秀夫妇去探望了梅葆玖先生。但是叶少兰去探望时,就因为梅先生身体太差,被劝回了。叶先生都被劝回,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提心吊胆许多日,果然,4月25日,先生还是走了。

从小我就爱看戏。这是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,耳濡目染落下的爱好。后来去了北京,出于多年敬仰,看过一次梅葆玖先生的戏。当真是少见多怪,梅先生未上妆时先到台前,我一惊,居然喊了出来:“跟梅兰芳先生真是一模

【家教笔记】

让儿子当『家长』

□李蔚红

当孩子不理解父母、不听话时,用一下这个好办法——

有一次感冒严重,我没有去上班。午饭简单地做了米饭,又烧了茄子。

七岁的儿子跟在爸爸的后面回来了。我给他盛好饭,放到饭桌上,他坐下以后看了一眼,不满地说:“米饭怎么这样,像稀饭?”

“这样也挺好吃的,你加上茄子,又香又软。”我引导着他。

还没有等我说完,儿子就站起来往厨房里去了。我紧跟着却找不到他了。我又到别的房间里找,也没有。等我再回到厨房,发现原来他藏到了厨房的饭桌底下。

“快出来吃饭吧,一会儿还要上学呢。”

儿子不出来,也不吭声。我反复叫他之后,才不情愿地出来了。但出来以后,他又躺到沙发上,说他烦死了,就是不想吃饭。

儿子的爸爸有点生气,他认为中午没有多少时间,儿子应该回到家洗洗手就赶紧吃饭,不用大人费力气。他一生气,催儿子吃饭的声音就大起来。他的声音大了,儿子更不听了,他用两手捂着耳朵,反复地说着烦死了、烦死了。儿子的爸爸就用筷子敲了一下桌子,想靠敲桌子来“教育”儿子。

我对孩子的爸爸说,孩子也许是感冒了,吃不下饭去,而且他下午还要考试。我要他耐心一些,然后又过去劝说儿子吃一点儿饭。儿子却要我先向他赔礼道歉,说我做的饭不好吃。我只好对他说了声:“妈妈没有

做好饭,对不起。”

我说了以后,他缓和了一些,开始吃起饭来。他只喝了一碗稀饭,吃了口菜就完了。他是真的吃不下去。

到上学的时间了,儿子上学去了。我对儿子的爸爸说:“有时候,你不能跟孩子计较。孩子的思维,对待事情的方式,还处在发育和学习时期,得慢慢来。如果跟他一样计较,就只会耽误事情。”

我还说,当一个家长其实比管一个单位都难。在单位里,捣乱的人,可以用行政手段、经济手段或者其他的手段来制约,再不听,还可以辞退,别人用不着为不听话的人考虑什么后果。但